



胡
雪
岩
金
傳

灯
火
楼
台

上

打火樓台



胡雪岩全传

灯火楼台上

高阳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壹 出将入相

光绪七年三月初七，胡雪岩终于践约抵达北京。同行的有两个洋人，一个是在华经商多年的泰来洋行的经理，德国人福克，一个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代表凯密伦。

由于这年天气格外冷，天津海口尚未解冻，所以胡雪岩是从陆路来的。浩浩荡荡十几辆车，一进右安门，直投前门外草厂十条的阜康福钱庄。为了接待东家，“大伙”汪惟贤十天以前就预备好了。车队一到，胡雪岩与他的客人，还有古应春与办笔墨的杨师爷被接入客厅，特为挑出来的四名伶俐的学徒，倒脸水倒茶，忙个不停。胡雪岩是汪惟贤亲自照料，一面伺候，一面问讯旅况。

乱过一阵，坐定下来，胡雪岩贴身小厮之一的保福，捧着金水烟袋来为胡雪岩装烟，同时悄声说道：“张姨太已经打发丫头来催请了。”

“现在哪里有工夫？”话中似嫌张姨娘不懂事。

保福不做声，只望着屏风后面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摇摇手，表示胡雪岩还不能进去。由南到北，通都大邑中，有阜康钱庄，就有胡雪岩的一处“行馆”，大多有女主人，住在阜康福后进的张姨娘不甚得宠，所以胡雪岩有这种语气。

“大先生，”汪惟贤来请求，“是用中菜，还是大菜？”紧接着又表功，“恐怕两位外国客人吃不来中菜，特为跟文大人借了个做大菜的厨子，都预备好了。”

所谓“文大人”指的是刑部尚书文煜。他是正蓝旗的满洲人，同治七年出任福州将军。清兵入关，在冲要之地设有驻防的将军坐镇，其中福州将军因为兼管闽海关之故，是有名的肥缺。文煜一千十年，宦囊极丰，有上百万的款子存在阜康。汪惟贤知道胡雪岩跟他是在福州的旧识，交情甚厚，所以不嫌冒昧，借了他从福州带来的会做大菜——西餐的厨子，来

接待福克与凯密伦。

既然预备好了，自然是吃大菜。胡雪岩本有些话要问汪惟贤，但因他也是主人的身分，按西洋规矩，与汪惟贤分坐长餐桌的两端，不便交谈。直到饭罢，两洋客由阜康福中会说英语的伙计陪着去观光大栅栏以后，胡雪岩才能跟汪惟贤谈正事。

正事中最要紧的一件，便是他此行的任务，跟左宗棠谈一笔三四百万两银子的借款。胡雪岩急于想知道的是左宗棠入朝以后的境遇，“帘眷”是否仍如以前之隆，与两王——掌枢的恭亲王及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的关系，以及在军机中的地位等等，必须了解得清清楚楚，他才能决定哪些话可以说，哪些事不必谈。

“我看左大人在京里顿不长的。”汪惟贤也是杭州人，跟东家打乡谈，“待不长”称之为“顿不长”，使得胡雪岩大吃一惊。

“为啥顿不长？”

“还不是他的‘沃不烂、煮不熟’的老脾气又发作了。”

“沃不烂、煮不熟”也是杭州的俚语，有刚愎自用之意。接着，汪惟贤举左宗棠在军机处议俄约及“海防”一事，来支持他的看法。

原来新疆回民起义一起，俄国以保侨为名，出兵占领了伊犁，扬言暂时接管，回民起义一平，即当交还中国。及至左宗棠西征，先后克复乌鲁木齐、吐鲁番等重镇，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靖，开始议及规复伊犁，要求俄国实践诺言。而俄国推三阻四，久假不归的本意逐渐暴露。于是左宗棠挟兵力以争，相持不下。这样到了光绪四年秋天，朝议决定循正式外交途径以求了结，特派左都御史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，又赏内大臣衔，为与俄议约的全权大臣，许他便宜行事。

这年腊月，崇厚取道法德两国，抵达俄京圣彼得堡，立即与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展开谈判。谈了半年才定义，而且崇厚以“便宜行事”的“全权大臣”资格，在黑海附近签订了

《里瓦几亚条约》。内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予俄，偿付“兵费”五百万卢布，增开通商口岸多处，许俄人通商西安、汉中、汉口，以及松花江至伯都讷贸易自由。

消息传回国内，舆论大哗，痛责崇厚丧权辱国。而崇厚敢于订此条约，是因为背后有两个强有力的人在支持，一个是军机大臣沈桂芬，他是朝中足以与“北派”领袖李鸿藻抗衡的“南派”领袖，深得两宫太后的信任。一个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，以继承曾国藩的衣钵标榜，在军务与洋务两方面的势力已根深柢固，难以摇撼。在议约的半年中，崇厚随时函商，获得沈、李二人的同意，才敢放心签约，而且未经请旨，即起程回国，留参赞邵友濂署理出使大臣。

沈桂芬、李鸿章虽都赞成伊犁条约而动机不同。沈桂芬是因为僵持的局面持续，朝廷即不能不派重兵防守，左宗棠的洋债就不能不借，长此以往，浩繁的军费会搞得民穷财尽，用心可说是委曲求全。

李鸿章就不同了，多少是有私心的。第一，如果中俄交恶而至于决裂，一旦开战，俄国出动海军，必攻天津。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，就不知道拿什么抵挡了。其次，左宗棠不断借洋债扩充势力，自非李鸿章所乐见。伊犁事件一结束，左宗棠班师还朝，那就无异解甲归田了。

无奈崇厚的交涉办得实在不高明，两宫震怒，士林痛诋，连恭王与沈桂芬主持的总署—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诸大臣，亦觉得过于委屈，有改议的必要。

于是朝命以出使俄国大臣崇厚不候谕旨，擅自启程回国的罪名，开缺交部严加议处。所议的俄约，交六部九卿、翰詹科道妥议具奏。这就是明朝的所谓“廷议”。

廷议的结果，崇厚所签的条约无一可许，两宫因而召开“御前会议”。慈禧太后原想严办崇厚，加以“翰林四谏”中的宝连与黄体芳上奏力攻崇厚，而且语中侵及李鸿章与恭王，这一来崇厚便免不了革职拿问，交刑部议罪。虽非锒铛入狱，而软禁在刑部提牢司的“火房”中，这度日如年的况味，也就

可想而知了。

此举是抵触“万国公法”的，各国公使群起抗议，但朝廷不为所动，一面派使英兼使法的钦差大臣、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兼使俄，谋求改约，一面将崇厚定了“斩监”的罪名。不过，朝廷亦并未放弃和平解决的意愿，备战以外，由李鸿章策动英、法、德三国公使，出面调停，免了崇厚的死刑，但仍监禁，然后曾纪泽才在光绪六年六月由伦敦动身赴俄，修订崇约。

交涉开始之时不会顺利，是可想而知的。幸而曾纪泽不愧名父之子，运用他对“万国公法”的知识、出使的经验及关系，促请英、法驻俄公使的协助，在左宗棠到京的前两天，与格尔思改定了约稿，伊犁收回，嘉峪通商，不明定可通至某处，松花江通航取消，只是赔偿“军费”增加四百万卢布，共为九百万。

当中俄关系紧张时，李鸿章提出“海防论”的主张，与左宗棠的“陆防论”针锋相对。及至左宗棠到京入军机，先议俄约，由于曾纪泽挽回利权之多，超过朝野的期望，左宗棠亦表示满意，无甚争执。后议李鸿章“海防”的计划，他的话就多了，由海防谈到陆防，一转而为西陲的形势与他在新疆用兵的经过，滔滔不绝，目无余子。军机处只听得他一个人又说又笑，“礼绝百僚”的恭王，默坐一两个时辰，连句话都插不上。

“大先生你想，”汪惟贤说，“不要说恭王，哪个都吃不消他。恭王忍了又忍，忍到后来，索性要军机章京把原折收了起来，不议了。”

“不议了？”胡雪岩诧异，“李合肥的海防，规模大得很呢！要开办北洋舰队、电报局，多少人等着吃这块大肥肉，哪里就说说算数，不议了？”

“喏，”汪惟贤放低了声音说，“毛病就出在这里，不议不可以，要议又怕我们左大人独讲空话。那就只有调虎离了山再议。”

一听这话，胡雪岩心冷了一半。原以为有左宗棠这样一

座靠山当大军机，将来要借洋债，必然由他来主持，财源滚滚不绝。如今看样子怕又要外放，自己的想法也就落空了。而且恭王似乎有些讨厌左宗棠，此事颇为不妙，只不知醇王待他如何。

“醇王待他是好的。大先生晓得的，醇王是好武的一伙，左大人有这样的战功，拿他当个英雄看，所谓惺惺相惜，常常有往来，走得很近的。醇王还要请他到神机营去看操呢！”

“你说啥？”胡雪岩问道，“醇王请左大人到神机营看操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你听哪个说的？”

这话有不相信的意味，而且看得出来，胡雪岩很重视这件事，汪惟贤倒有些猜不透，只好据实作答。

“我是听‘小军机’徐老爷说的。”汪惟贤又说，“左大人是正月底到京的，二月初醇王就请他吃饭。逛太平湖新修好的花园，二月十几又请，当面约他看操，左大人答应了，一定去，不过日子没有定。大先生这一来，大概要定日子了。”

胡雪岩越发不解，不过他并未立即发问，先想了一下，何以醇亲王请左宗棠看操，先不能定日子，等他一来，才可以定日子呢？

想通了才问：“你这话是听哪个说的，徐老爷？”

“不是他还有哪个？”

胡雪岩心想，“小军机徐老爷”——军机章京徐用仪，跟左宗棠的关系向来密切，左宗棠应酬京官，一直都托他经手。他要谈到左宗棠，话都是靠得住的。

继而转念，一客不烦二主，自己有好些事何不也委托了徐用仪？于是立刻关照杨师爷写了个帖子，请徐用仪“小酌”，特别注明“盼即命驾，俾聆教益”。另外捡了四样杭州的名物，两只方裕和的火腿，十把舒莲记的檀香扇，四坛景阳观的酱菜，还有胡庆余堂的“本作货”辟瘟丹、虎骨木瓜烧之类，装了一网篮，伴着请帖，一起送到徐府。

日落时分，徐用仪来了，还是穿了官服来的。他的底缺是刑部主事，胡雪岩的顶戴是珊瑚顶子，官阶差着一大截，所以用的是属员参见长官的礼节。

“大人几时到京的？”徐用仪见了胡雪岩，急趋踱步，一面说话，一面捞起袍褂下摆，打算要请安了。

徐用仪字筱云，胡雪岩跟他见过一次面，称他“筱翁”，这时急忙双手扶住，带着埋怨的语气说：“筱翁，筱翁，你这样子简直在骂人了。赶紧请换了衣服再说。”

徐用仪的跟班，早就挟着衣包在廊上等候，听得这话，便进来伺候主人更换便衣。宝蓝宁绸夹袍，玫瑰紫贡缎琵琶襟坎肩，这是军机章京习惯成自然而专用的服饰，在应酬场中很出风头的。

相互作了揖，上炕落坐，徐用仪改了称呼：“胡大先生是哪天到的？”

“刚到。我的第一位客，就是筱翁。”

徐用仪有些受宠若惊似地，抱着拳文绉绉地说：“辱承不弃，又蒙宠赐多珍，真是既感且愧。”

“小意思，小意思，何足道哉！”胡雪岩问，“筱翁跟左大人常见？”

“天天见面的，该我的班，一天要见两回，早晨在军机处，下午在左大人的公馆贤良寺。”

“他老人家精神倒还好？”

“还好，还好。不过……”徐用仪微蹙着眉说，“好得有点过头了，反倒不大好。”

“大概是他老人家话多之故？”

“话不但多，中气还足。他在北屋高谈阔论，我们在南屋的人都听得到。”

胡雪岩点点头，暂且丢开左宗棠。“筱翁，”他说，“我在京里两眼漆黑，全要靠你照应。”

徐用仪知道这是客气话，胡雪岩拿银子当灯笼，双眼雪亮。当下答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如果有可以效劳的地方，不

必客气,尽请吩咐。”

“太言重了。”胡雪岩说,“我是真心要拜托筱翁,想请筱翁开个票子,哪里要应酬,哪里要自己去,应酬是怎么个应酬法,都请筱翁指点。还有个不情之请,这张票子,要请筱翁此刻就开。”

这是委以重任了,徐用仪自然照办。想了一下说:“第一是同乡高官,尤其是言路上的几位,要多送一点。”

“是的。请筱翁指示好了,说多少就是多少。”

浅交而如此信任,徐用仪不免起了报答知己之感。“我要冒昧请教胡大先生,”他问,“这趟进京,是不是来谈借洋款的事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还有呢?”

“还有,想打听打听洋法缙丝,京里是怎么个宗旨?”

“这容易,我就知道,回头细谈。”徐用仪接着又说,“如果是为借洋债的事,总理衙门的章京、户部的司官,不能不应酬。我开个单子出来。”

于是端出笔砚,徐用仪就在茶几上开出一张单子,斟酌再三,在名字下写上数目,自一百至五百不等,自然是银票的数目。

“有个人,怎么送法,要好好考究。”徐用仪搁笔说道,“为今管户部的是宝中堂,他又是总理大臣。”

清朝有“大学士管部”的制度,勋业彪炳的左宗棠,以东阁大学士奉旨“入阁办事”,自然是管兵部。宝鋈则是以武英殿大学士,继去世的文祥管户部,实掌度支大权。对于左宗棠借重息的洋债,啧有烦言,这是胡雪岩也知道的。为今听徐用仪提到宝鋈,正说到心事上,不由得便将身子凑了过去,声音也低了。

“我没有跟宝中堂打过交道。请教筱翁,有没有路子?”

“有条路子,我也是听说,不过可以试一试。”

“什么路子?”

“是这样的……”

“法不传六耳”，徐用仪说得仅仅只有胡雪岩听得见。于是在摆点心请徐用仪时，他抽个空将古应春找了来，有话交代。

“你对古董字玩都是内行，我想托你到琉璃厂走一趟。”

古应春不免奇怪，胡雪岩到京，正事一件未办，倒忽然有闲情逸致要物色古董字画，其故安在？

看出他心中的疑惑，胡雪岩便又说道：“我要买样东西送人。”

原来是送礼。“送哪个？”古应春问。

胡雪岩接过他的手来，在他掌心写了个“宝”字，然后开口：“明白？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好。”胡雪岩说，“琉璃厂有一家‘海岳山房’，上海的海，岳老爷的岳。你进去找一个姓朱的伙计，是绍兴人。你问他，某某人喜欢什么？他说字画，你就要字画，他说古董，你就要古董。并要关照，东西要好，价钱不论。”

古应春将他的话细想了一遍，深深点头，表示会意：“我马上去。”等他回来，主客已经入席了。胡雪岩为古应春引见了徐用仪，然后说道：“来，来，陪筱翁多喝几杯。”接着又问，“怎么样？”

“明天看东西。”

胡雪岩知道搭上线了，便不再多问，转脸看着徐用仪说：“筱翁刚才说，如今做官有四条终南捷径，是哪四条？”

“是四种身分的人：‘帝师王佐，鬼使神差’。像李兰荪、翁叔平都是因为当皇上的师傅起家的，此谓之‘帝师’。宝中堂是恭王的死党，以前文中堂也是，这是‘王佐’。”

“文大人，”胡雪岩不觉诧异，“入阁拜相了？”

徐用仪一愣，旋即省悟。他指的是已去世的体仁阁大学士文祥，胡雪岩却以为文煜升了协办大学士。当即答说：“尚书照例要转到吏部才会升协办， he 现在是刑部尚书，还早。”

“喔，喔，”胡雪岩也想到了，“筱翁是说以前的文忠。”文忠是文祥的溢称。

“不错。”

“筱翁，”古应春插进来说，“‘鬼使’顾名思义，是出使外国，跟洋鬼子打交道。何谓‘神差’就费解了。”

“一说破很容易明白。”徐用仪指着胡雪岩说，“刚才胡大先生跟我在谈神机营，‘神差’就是神机营的差使。因为醇王之故，在神机营当差，保举特优。不过汉人没分，就偶尔有，也是武将，文官没有在神机营当差的。”

“应春，”胡雪岩说，“刚刚我跟筱翁在谈，醇王要请左大人到神机营去看操，左大人要等我来定日子，你道为啥？为的是去看操要犒赏，左大人要等我来替他预备。你倒弄个章程出来。”

古应春心想，犒赏兵丁，无非现成有阜康福钱庄在此，左宗棠要支银，派人来说一声就是。不此之图，自然是认为犒赏现银不适宜，要另想别法。

“我们也不晓得人家喜欢什么东西。”古应春建议，“我看不如索性请荣大人到醇王那里去老实问一问，该怎么犒赏，听醇王的吩咐预备。”

“荣仲华早已不上醇王的门了。”

荣仲华就是荣禄，大家都知道他是醇王一手所提拔，居然不上“举主”的门了，宁非怪事？这就连胡雪岩也好奇地要一问究竟。

“说来话长，其中还牵涉到一桩谈起来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秘密。”徐用仪放低声音问道，“你们在南边有没有听说过，西太后是什么病？”

“听说是干血癆。”胡雪岩答说，“怎么会弄出来这个毛病？”

“是……”徐用仪突然顿住，“这话以不说为宜，两位亦以不听为妙，听了不小心传出去会闯大祸，那就是我害了两位了。我们谈别的吧。”

说到紧要之处，徐用仪忽然卖起关子来，胡雪岩不免快怏。但转念觉得徐用仪如此谨慎小心，倒是可信任的。这一转念间，心中的不快涣然而释。

于是又把杯闲谈了片刻，徐用仪因为初次同席，不肯多饮，要了一碗粥喝完，预备告辞了。

“惟贤！”胡雪岩问道，“预备好了没有？”

“预备好了。”

汪惟贤亲自端来一个托盘，上有十几个红封套，另外一张名单，这是要托徐用仪代为致送的“菲敬”。

“拜托，拜托！”胡雪岩拱拱手说，“其余的我亦照筱翁的意思办，或我亲自去拜候，或我派人送，尽明天一天办妥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徐用仪问，“胡大先生你明天什么时候去看左大人？”

“一早就等他。”

“那么明天我们在贤良寺见，有话到时候再说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胡雪岩一面说，一面向汪惟贤手一伸，接过来一个红封套，抽出里面的银票来看，照他的意思，开出四百两不误，便悄悄塞到徐用仪手中，顺势捏住，不让他推辞。

“不，不！没有这个道理。”

“小意思，筱翁不收就是不拿我胡某人做朋友。”

“真是受之有愧。谢谢，谢谢。”

等客人走了，胡雪岩问起海岳山房的情形。古应春告诉他说，会到了姓朱的伙计，问起宝釜喜欢什么，姓朱的答说都喜欢。古应春便照胡雪岩的话交代，价钱贵不要紧，只要东西好，当下约定次日上午看货。

“你早点去。看过了，马上陪洋人到贤良寺来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左大人犒赏神机营，我倒想好了一个办法，不知道办得通办不通。都等明天下午再谈吧！”说罢，打了一个呵欠。

海岳山房的朱伙计，外号“朱铁口”，所以有这个仿佛星相术士艺名的外号的由来是，他对古董、字画、版本的鉴别，

无一不精，视真必真，说伪必伪。因此虽是受人雇用的伙计，而琉璃厂中古玩铺、南海店的掌柜，当面都尊称他为“朱先生”。

古应春做事很精细，知道了朱铁口的本事，有意拉交情，委屈自己主顾的身分，也称他为“朱先生”。朱铁口自然谦称“万不敢当”，自己建议：“叫我老朱好了。”

“恭敬不如从命。”古应春说道，“老朱，你有什么东西给我看？”

那一声“朱先生”改变了朱铁口平时接待顾客的方式。“东西很多。”他随手捧起一方砚池说，“古老爷，你看。”

古应春看那方砚池七寸长、五寸宽、三寸高，色如猪肝。正面两边各有一行篆字，右边是“丹心贯日”，左边是“汤阴鹏举志”。

“原来是岳武穆用过的。”

“不光是岳武穆用过，明太祖还用过呢！”朱铁口微笑着说。

古应春仔细一看，砚池右侧还刻着四行楷书：“岳少保砚向供宸御，今蒙上赐臣达。古忠臣宝砚也，臣何能堪？谨矢竭忠贞，无辱此砚。洪武二年正月朔日，臣徐达谨记。”

“徐达是明朝开国元勋第一位，又是明太祖的儿女亲家，这方砚有这样的来历，明朝人的笔记当中，一定有记载的。老朱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朱铁口笑了，“听古老爷这话，就晓得是内行。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是不是中山王徐达收藏过，也不必去谈它了。”他将砚池置回原处又说，“古老爷，你请里面来坐。”

所谓“里面”是帐柜后面的一间斗室。一关上门，就靠屋顶一方天窗透光进来，阳光斜射，恰好照亮靠壁的方桌。朱铁口等古应春在对面坐定，方始俯身向前，低声开口，神态显得神秘而郑重。

“古老爷，是哪位介绍你来的？”

“是我的东家交代我来的，没有人介绍。”

“贵东家是哪位？”

古应春有些踌躇，不知道能不能透露胡雪岩的姓名，因而久久未答。

“古老爷，”朱铁口说，“贵东家是怎么关照你的？”

“就说让我来找你老朱，问一问宝中堂喜欢什么。东西要好，价钱不在乎。”

“那就怪不得你不肯说破了，贵东家没有交代清楚。”朱铁口说，“贵东家要买古董字画送宝中堂，当然是有作用的。到底是为了啥，预备送值多少钱的东西？古老爷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我来替你盘算一下，包你一钱不落虚空地，都用在刀口上。”

古应春听出话中大有曲折，看朱铁口意思诚恳，便老实答道：“确如你所说，敝东家没有交代清楚。老朱，你能不能先把其中的奥妙告诉我，我再看能不能替敝东家做主。”

“这有何不可？”朱铁口说，“我们这里跟各王府，几位中堂府上都有往来的，说穿了……”

说穿了是卖官鬻爵，过付之处，公然受贿，有所不便，所以要有人居间来遮蔽形迹。

“假使说，你古老爷想放个考官，或者少爷乡试要下场了，怕‘场中莫论文’，想买个‘关节’，就得要到打磨厂去请教江西金谿人开的卖‘闱墨’的书坊，他们会跟你讲价钱。倘或要谋缺谋差呢，就得来找我们，我们会替你去问了来告诉你，要送什么东西，自然是在我们这里买……”

“慢慢！”古应春打断他的话问，“你是说一定要在你这里买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价钱由你开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能不能还价？”

“能还价，怎么不能？”朱铁口说，“古老爷承你看得起，我不忍赚你的昧心钱，所以要请你告诉我，贵东家打算谋个什

么差缺，我好告诉你真正的行情。”

“嗯，嗯。”古应春细想了一下，还有不甚明白的地方，便又说道，“请你打个比方我听听。”

“比方你老想放上海道，我去问了来告诉你，送宝中堂一部《玉枕兰亭》就可以了。这部帖要十二万银子，你买了这部帖送进去，宝中堂知道已经到手了，就会如你所愿。其实呢，上海道的行情是十万银子，我们外加两成帽子。内扣两成回佣，一笔交易赚四万。如果主顾精明，磨来磨去讨价还价，顶多磨掉外加的那两成帽子。至于放交情，像你老这样的，我就老实告诉你，十万银子一文不能少。”

“喔，原来如此。”古应春又问，“如果不知道你们这里这条门路，另外托人去活动呢？”

“他们也会告诉你，送一部《玉枕兰亭》，而且告诉你要到哪里去买。”朱铁口又说，“这个法子 是乾隆年间和珅发明的，他说送什么东西，根本就是他自己的收藏，我们去问价钱的时候，顺便就把东西带回来了。”

“多谢，多谢！我学到了一个秘诀。不过，还有一点想请教，譬如说，我倒不想讨价还价，直接想送某人多少，这又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这我们也有规矩的。先问你送什么人，送恭王有送恭王的东西，送宝中堂有送宝中堂的东西。譬如你说送恭王，我会告诉你，喏，这方岳少保砚两千，那部‘阁帖’三千，一部宋版杜诗五千。你如果想送一万银子，凑起来正好。”

“有没有帽子在里头？”

“货真价实，不加帽子。”

朱铁口解释这种情形跟卖差卖缺不同，譬如上海道一缺值十万银子，收到十万，则该到手都到手了，外加帽子吃亏的是“买主”。

倘或有人想送八万，而实际上照底价只是七万银子的东西，岂不是侵吞了“卖主”应得之款？信用一失，另觅别家过付，这样好的买卖做不成，真正贪小失大，不智之甚。

“老朱，你把话都说明了，我也不能有一点骗你。敝东家不是谋差谋缺，另有缘故。想送多少我虽还不知道，不过猜想不是三五万银子的事。等我回去问清楚了，我们再进一步商量。”古应春又加重了语气说，“老朱，你请放心。除非不送，要送一定请你经手，即使敝东家想另找别家，我也不会答应的。”

看他说得如此诚恳，又看他的仪表服饰，朱铁口知道遇见阔客了。这件事成功，掌柜起码要分他几千银子，大可自立门户了。

转念到此，心花怒放。“古老爷栽培，感激不尽。”朱铁口站起身来请了个安说，“古老爷想来收藏很多，不知道喜欢玩点什么，看看我能不能效劳？”

古应春心想，既然拉交情，即不能空手而回，但一时想不起要些什么，便信口问道：“有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？”

“有，怎么没有？古老爷请到外面来看。”

朱铁口寻寻觅觅，找出来四样古玩，长圆方扁不一。长的是仿佛黄玉所制的箫，圆的是一具大明宣德年制的蟋蟀罐，方的是明朝开国元勋魏国公徐辉祖蒙御赐得以免死的铁券，扁的是康熙年所制的“葫芦器”，是一只印泥盒。

“古老爷，你倒估估看，哪一样最值钱？”

“应该是这一支玉箫。”

“玉箫？你老倒仔细看一看，是不是玉？”

古应春拿起那支箫，用手指弹了两下，其声锵然。“不是玉是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你再看。”

再看上面有题词：“外不泽，中不干，受气独全，其音不窒不浮，品在佳竹以上。”字是墨迹。玉器何能着墨？这就奇怪了。

“是纸箫，出在福建。”朱铁口说，“这是明朝的东西，制法现在已经失传。”

古应春大为惊异，随手摆在一旁，表示中意要买，然后问